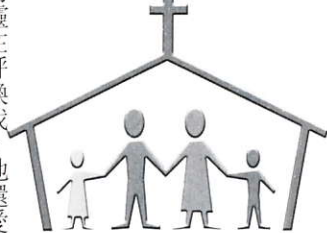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回



教會

柯月珠

在迷糊中好像是神的靈在呼喚我，祂還愛我……。我驚醒來記得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的勞動節。我們本回檳城渡假，並看望父母親，及參加外子姨母的葬禮。那天早晨，我姨

母（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她常為我們一家人禱告，並勸我重回教會。）看我臉色不對，叫丈夫先帶我去看醫生。其實最近我的確發覺自己的體力和精神大不如前，又常疲乏，嗜睡，胸部周圍非痛疼痛又喘氣。胸中有壓迫感，雙手又有麻痺的感覺。

結果我到醫院門口，就被護士用輪椅推入緊急護理病房。在迷糊中自己被那些白衣天使用電儀器管插住了全身。

醒來是五月二日了，我還活着，「主啊！原諒我多年來遠離了你背棄了你。主啊！我還有責任未完成。小兒才十四歲，中學未畢業，何況丈夫與兩個兒子都未信主，求主給我多活幾年來帶領他們信主。也要求主為我安排一間教會去敬拜，住處的附近最好……」我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以後每次醒來告主，都沒有結束的阿門！就睡着了。雖然禱詞既不止式也不優美，但卻發自內心，「主呀！你開路吧！我會跟着走！雖然我一無是處，樣樣不懂。」這

廿八年，因與一位無神論者結婚，只向人認自己是信耶穌的，沒有參加任何聚會敬拜主。已經卅年沒有屬於那一間教會了。

隔日醫生告訴我：「妳可以出院了，藥物必需吃，三星期後再來做運動檢查。」我再去給醫生檢查時，是全身黏住氣管，站在運動跑板上，跟着它跑步。醫生就從電視上看我心臟的跳動。我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頭昏滿身出汗才止。醫生對我說：「妳的心臟病是天生的，而妳又活到了五十二歲，有三個兒女，妳還有甚麼不滿足？」我聽了，心中非常生氣的思想：「當然，我還要多活幾年，女兒未嫁，大兒子未娶，小兒還小，還有許許多多事未完成呢！」我很沒有禮貌地走出來，背後聽到醫生叫我小心，心中有顆定時炸彈，不可一天不吃藥。

那些日子，丈夫也請假看護我，但我的病好像未減輕。表姨姨母等的關心又叫我再去做查X光，結果從食道，胃部，直腸小腸大腸，所有都X光一次，原來膽臟生了三四小水泡，胃裡有沉澱物，但醫生叫我不需擔心，不是癌症。只好回家靜養，吃藥。

丈夫必需上班，剩下我與小兒在家。我天天向神，天上的父神求告：「求主醫治我，我

不要再看任何醫生了，不管體內生甚麼東西？也算了！」以後的日子裡，我真的沒有再看他的醫生，沒有去醫我的肝與胃。

一九九四年至九五年裡，家裡發生了許多怪事。首先在我病中，電視錄影機一起爆炸。三個月後，冰箱也燒掉，再過了幾個月，洗衣機也爆炸。下一次是否我心中的炸彈會爆炸呢？幸好只是我的手被吹風機燒傷，還有一大堆的債。因我丈夫去年擔保的三個售貨員偷了公司的公款，他做擔保人，必需每個月扣一千元薪水還公司，而家裡又一連發生這許多不幸之事，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。

但這一年裡，我每天清晨到太平湖草場做保健早操，與一班朋友在草場曬太陽，吃早餐後也照吃藥。然後逛逛市場買菜回家。也按時禱告上帝，求主帶領我到一間用華語講道的教會去。我擁有主給喜樂與平安，是世人無法體的；我更有主給的喜樂與平安，是世人無法體的；我更有主同行的感覺，我是隨時隨地禱告天上父神的賜福。處處依靠仰望上帝。

我漸漸的康復，容光煥發，像以前一樣天天忙碌，好像有許多做不完的家事。我把去教會之事給忘了，雖然回檳城的時候我陪姨母到衛理公會去崇拜主。八月的一個早晨，我在市場遇見了三年未見的好友黃麗裕，她是我搬來此的第一位朋友。她見到我非常高興的告訴我，她信主耶穌了，並在太平福音堂崇拜主。那是用華語講道的，並約我一起來聚會。哦！主用我友人來傳信息。為我安排了這間教會。感謝主！

鍾老師

雪莉

三年來我在此間教會敬拜主，學習了許多靈裡的功課。並參加幾次的西馬姊妹聚會，使我得到進修，裝備與更新。

重回聚會一年後，丈夫和小兒子也信了

主，女兒也重回教會了。這些都是上帝特別賜的恩典，也謝謝為我們代禱的親友們。

在一個仲夏的黃昏，好友們來訪，小蒂一進門便向我介紹：「雪莉，我帶了一個新朋友來，她常聽我們提及你，希望能來認識一下。」

我馬上伸手過去表示歡迎。坐下之後，她便對我說：「我是一個退休的中學老師，每天早上到公寓樓下的小公園去打太極，這樣與小蒂認識的，她可好啊！」

我們一班友人都齊聲贊同說：「小蒂這位姊妹確實是又熱心又善良。」小蒂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與鍾老師是鄰居，都住在一個小區內囉！當然彼此照顧，見她愁眉苦臉的，自然地多聊幾句，希望能開解她。」

鍾老師笑着說：「也真是難為了她，作了我的出氣袋，耐心地聽我的訴苦，還領我信耶穌呢！」她把手臂抱向小蒂的肩頭，表示着心裡的情感。

「可以和我们分享你信主的經歷嗎？」我鼓勵着說：「讓我們為你來感謝神。」

「是的，真的要感謝神。」她溫柔地繼續說：「我信主是因為我的心裡難過，我雖有兩個兒子，他們卻令我十分傷心。小兒子已婚，有自己的小家庭，可是我們不大往來，因為他恨我作偏心，只疼愛大兒子而忽略了他。」

我見到她強忍着眼眶的淚水，遞過去紙巾說：「我非常明白你的感受，因為我的兩個小孩子也常發出這樣的投訴。」

她把眼淚擦乾後說：「跟你說真舒服，我們都只生一個，沒有這種體會呢！也許我真的很偏心。我是個老師，對孩子的教育特別注意，我的大兒子是個高材生，勤奮向上，從來便是老師們的寵兒。可是小的卻不愛唸書，費去我很大的勁才勉強唸個中專，現在只能當一個維修工。有一回他當着媳婦和爸爸的面前罵我偏愛大哥，是因為大哥有錢，我給氣得一夜沒睡。」

小蒂怕她又難過，於是搭腔說：「不要管他，你的小兒子是有意刺激你的。」

鍾老師沉默了一會說：「這正是我最痛之

處，大兒子的事業一直都很順利，在前年和友人合夥開了一間旅遊公司，發展不錯，錢是賺到不少，並買了兩個物業，我兩老也以他為榮呢！但不知甚麼緣故，他迷上了賭博，生意無心管理，連物業都被輸掉了，至今仍是執迷不悟不知悔改。我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，晚晚失眠，心裡老是不平衡，總是想着在賭桌上被他豪賭而輸掉的血汗錢，真恨那群圍繞在我兒子身旁的壞朋友。那段日子，我的心一直在絞痛，錢被扔了，兒子也丟了，我再沒快樂過。」

我嘗試着去安慰她說：「我們往往落在苦難中，才懂得去找神。」

「是的！」圍坐著的友人們都一點點頭稱是。「幸好我在痛苦中遇上了小蒂。」鍾老師拍拍坐在身旁的小蒂說：「她見我落落寡歡，主動來關心我，開解我的苦惱，並領我認識這位全能的神。現在你們所看到的我，是被神改變過來的。我信了耶穌後，知道自己擁有永生，再不怕懼害怕了，對於地上的東西不再那麼執着。唉！生命有一天都會過去，那些東西又該有甚麼意思呢？我現在每晚都為我的兩個兒子祈禱，相信主耶穌能改變他們的心。」

看到神在鍾老師身上所行的奇事，實在激勵着我們，整個晚上的分享就在大家同心的禱告聲中結束了。